



“我的诗歌，不只是《乡愁》”

——忆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

寻根中原诗苍茫

屈金星

2017年12月14日一早，我在湖南桃花源策划明年春天的桃花源诗会，心想，届时还邀请余光中莅临现场。这时，一条微信跃入眼帘：余光中逝世。噩耗如惊涛骇浪，在我心头炸响。泪水夺眶而出，与余光中交往的点点滴滴历历在目，涌上心头。

2014年5月28日下午，郑州新郑国际机场。白发苍苍的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一行走出航空港。天气炎热，我递给余光中一把扇子。余光中“哗”地打开，扇面上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翌日，在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之滨，八朝古都开封清明上河园，2014年中国（开封）宋韵端午诗会拉开了帷幕。

当86岁的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颤巍巍地登上舞台，朗诵他的新作《招魂》之后，如雷般的掌声响起。诗会结束后，我郑重地将屈原铜像赠给余光中。他说，我敬仰屈原，其他东西不带走了，屈原铜像带回去，供在家里。

余光中在《招魂》中写道：“大江东去，楚大夫/淘不尽你的傲骨/黄河西去，楚大夫/逼着你的悲苦……五月五呀楚大夫/你瘦瘦的背影请一回顾/众人皆昏惟独你清醒/这时尤其需要你带路”。

随后，我们一行到郑州、洛阳等地采风。从开封出来，我们一行参观了郑州巩义杜甫故里。余光中说，来看杜甫是他的心愿。在杜甫博物馆，他一字一字看得很仔细，甚至连墙上英译的错误都指出来了。

中午时分，我们到洛河和黄河交汇处的洛河的一条船上共进午餐。洛河在此汇入黄河，两水汇流，一清一浊，打着漩涡，如同太极图。传说，中华人文始祖伏羲看到此发明了河图洛书，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余光中说，这里是中华民族的根，到此寻根是他一生的心愿。

他笑着，溯洛河而上，可以碰到洛神；顺黄河而下，可以直奔太平洋。他站在船上出神凝望着黄河。

席间，余光中兴致很高。他说，我会说河南话。接着，他用正宗的河南话，朗诵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大家都乐了。他说，他的河南话是跟台湾河南籍诗人周梦蝶学的。

他说：“从文化上、诗歌上，海峡两岸永远是分不开的。我们有同一个屈原、李白、杜甫啊！”

他低头凝视着东去的黄河默默不语，眼睛里似乎有泪光。

端午节当日，我们一行来到洛阳龙门石窟。虽然他已86岁高龄，但精神矍铄，兴致很高。我搀扶他一步一步登上台阶看卢舍那大佛。

他盯着卢舍那的眼睛、鼻梁、耳朵，一点点看得很仔细。边看，他边对我喃喃地赞叹：“果真名不虚传！”他说，洛阳人生活真幸福，有这么深厚的文化底蕴。

回到宾馆，当他听说，唐时武则天曾在此举办龙门诗会，白居易也靠在龙门，禁不住我们央求，欣然挥笔题写“龙门诗会”，希望重振诗国雄风。

他原想看洛阳博物馆，但时间匆匆，临别遗憾地说，下次再来看牡丹，看洛阳博物馆。他说，这是他第一次来河南，中原根脉不够啊！

2014年6月5日，诗会一两周的“圆梦大河，寻根中原”诗歌文化之旅，余光中一行返回宝岛台湾。

回到台湾后，他激情难抑，仅仅两周就挥笔写就一百多行的长诗《卢舍那》。诗中这样写道：“可惜我来迟了，未迟了整整十五个世纪。”对老年的赞美溢于言表。

而今，余光中已作古。我想，余光中的《招魂》和《卢舍那》明年端午应该分别立石刻在八朝古都开封、十三朝古都洛阳。这也是海峡两岸血浓于水的见证吧！

提起余光中，几乎每个人都会想到这几句：“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悼念他的文字里，很多与“乡愁”相关，比如，“这头、那头，里头、外头，乡愁无法抹去，人生终有尽头。”比如，“留不住的乡愁，留不住的你！余老一路走好！”

《乡愁》引发大家强烈共鸣，令余光中先生驰誉海内外。而诗人生前却几次说过：我的诗歌，不只是《乡愁》。

“如果一见面只和余光中先生聊《乡愁》，他会急。”福建永春余光中文学馆馆长周梁泉说

▶ 2015年11月7日，余光中返回故乡永春参观余光中文学馆。摄影：康庆平



能告诉你，因为太太就在身边。

交流交往中的诸多细节，周梁泉印象深刻。在他看来，余光中先生是幽默的，也是深情的。

“桃溪蜿蜒的两岸，是我难忘的故乡。”回到永春，余光中情不自禁思念起父亲。他说，父亲就生在永春桃城镇洋上村，和他聊天时讲得最多的是永春五里街、惠安洛阳桥，现在仍难以忘怀。

“我的故事早在我出生前几年就在永春开始了。”余光中先生说过，父亲曾当过永春县教育局局长。母亲是江苏常州人，毕业后到永春教书。在余光中的童年记忆中，与父亲在生活中的交集并不多，但文学的起源却来自父亲。“12岁时，父亲给我讲《古文观止》等古典书籍，这是对我教育的破土、启蒙的力量。”

余光中成了永春的一张名片。多年来，周梁泉他们以余光中先生的《乡愁》为头，创作了一部戏，建设了一个文学馆，前段时间又启动了万亩乡愁园的建设。

上个月，为了庆祝余光中先生90岁大寿，周梁泉在永春最高的山上组织了一场乡愁诗会。余光中先生知道后很高兴，特地委托女儿余幼珊发来贺电，祝贺活动举办成功。

12月14日上午，周梁泉还在忙着接待慕名前来文学馆的参观者。中午12点多，他骑摩托车回家，路上接到香港一个文学青年的微信，才知道余光中先生去世了。

周梁泉在路上停下来，哭了一会儿回家。“诗人已去，但我们要将乡愁进行到底。”周梁泉说，余光中先生诗歌里的“乡愁”是一种永恒的精神。

“太突然了，上次余光中回来时说过，还要再回来一起叙叙旧，一起回忆儿时的故事。”93岁的余江海一时无法接受堂弟去世的消息，一直这么念叨着。

“叔叔是我们家族的荣光，我们将组织家乡的亲人，到台湾参加追悼会。”余光中族亲侄儿余秉足说。

跨越海峡：“兰陵侠”和海边的三角关系

“从市区的公园路到南普陀去上课，沿海要走一段长途，步行不可能。母亲怜子，拿出微薄积蓄的十几分之一，让我买了一辆又帅又骑的兰陵牌跑车。从此海边的沙路上，一位兰陵侠疾驰而去，只差一点就追上了海鸥，真是冷然善也。”

在文章里，余光中先生曾这样回忆在厦门大学读书的情景。

余光中出生于南京，从小就随父母在南京、重庆等地生活。不过到了21岁时，却突然有了回到闽南故乡读书的缘分。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双一查阅厦门大学有关档案，并经余光中本人确认，了解到：当时就读南京金陵大学的余光中，于1949年二三月间转学来到厦门，进入厦门大学外文系二年级学习，

同年夏天离开厦门。

当时时局变动，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的学生，因为在北方念书有诸多不便，纷纷南下到厦门大学借读。余光中也因此成了厦门大学学生。

“余光中先生近十余年来任教于台湾高雄。有谁想到，与高雄隔海相望的厦门，竟是他的文学生涯的发祥地。”朱双一说。

那时候，余光中是走读生。课余独自埋头读书和写作，并单枪匹马地投入了一场场三四回合的文学论争。短短几个月，青年余光中在厦门发表了多篇诗歌、文艺理论批评文章和译文，其中包括写于南京的新诗处女作《沙浮投海》。“这是余光中首次发表新文学作品，堪称余光中文学的开端。”朱双一说。

“余光中在厦门，年纪轻，时间短，但作品颇多，相对而言也有较高的质量，虽然只是初露锋芒，却已充分显示出较深厚的知识根柢和才气。”朱双一说。

朱双一举例说，余光中的抒情诗《沙浮投海》和短诗《旅人》，发表于作者离开大陆前往港台地区的前后，成为诗人当时心境的一种折射。

沙浮是希腊女诗人，遭恋人抛弃，郁郁投海而死。余光中的诗作拟为沙浮告别人世时的情景和她的口吻。而《旅人》写出旅人的艰难途程和落寞心境：“永无休止的旅程，/从清早到黄昏；/驮一个沉重的包裹，/挑一肩零乱的灰尘。/……啊啊！小鸟也有巢可归，/啊啊！只是我无家可回！/人生的道路我早已走累，/疲倦的心儿怕就会枯萎。”

朱双一说，这两首诗表明作者敏感的心灵似乎已感受到即将到来的离乡别井的羁旅愁绪，从而“超前”地切入了乡愁主题。

朱双一关于青年余光中的文章在台湾《联合文学》发表后，余光中先生给朱双一写了一封信，自谦地表示自己早期作品还很青涩，现在学者隆重发掘，他也很欣慰。

余光中先生逝世当天，朱双一正好在台湾。他注意到，岛内几家媒体都报道了“一代文学巨擘陨落”。

谈到研究“青年余光中”的缘由，朱双一说，我深深觉得海峡两岸的文坛，有十分密切的关联。1949年前后到台湾的大陆人士中，不少是曾亲炙于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传统中的作家或文学青年，因此中国现代新文学的某些资质和因素，必然随着他们到达海峡彼岸，在那里生根和繁衍。

与学者的理性研究不同，余光中先生对厦门的回忆充满了感性基调。“厦门靠海，水对我的写作影响很大，在读厦大时我就住在海边，我第一首新诗也是厦门时发表的。”

除了几次赴美讲学，20多年的时间里，余光中一直住在台北厦门街。就在台北厦门街里，余光中写下了自己在厦大当“兰陵侠”的美好回忆。

1986年，余光中到高雄中山大学任教。高雄临海，他不由得想起了对岸的厦门。

在文章里，他写道，“在厦门那半年，骑单车上学途中，有三两里路是沿着海边，黄沙碧水，飞轮而过。令我享受每寸的风程……隔着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的北域，厦门、香港、高雄，布成了我和海边的三角关系。”

1995年，余光中首次回厦门。后来又几次回来，包括参加母校厦门大学85周年校庆活动。他曾写下几个字：“六十年后犹记厦大的蚝煎蛋”。

当我死时：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余光中写杜甫：“这破船，我流放的水星/空载

着满头白发，一身风瘫和肺气/汉水已无份，此生恐难见黄河/惟有诗韵，纵横胡马的乱蹄/乘风，乘浪，乘路归客的背影/有一天，会抵达西北那片雨云下/梦里少年的长安。”

余光中写江南：“春天，遂想起/江南，唐诗里的江南，九岁时/采桑叶于其中，捉蜻蜓于其中（可以从基隆港回去的）/江南/小杜的江南/苏小小的江南……”

诗人作品里的古典美令很多人惊艳和赞叹。微信朋友圈里，为悼念余光中而转发的作品中，有一篇余光中1987年发表的《怎样改进英式中文——论中文的常态与变态》文章中，余光中说，自己出身文系，30多岁时有志于中文创新的试验，并非保守，但反对中文过分西化。“中文发展了好几千年，从清通到高妙，自有千锤百炼的一套常态。”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家新认为，余光生早年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洗礼，后来又致力于发掘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他的艺术追求，不仅浸透了一种文化乡愁，也为汉语诗歌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在上世纪80年代，余光中和其他一些台湾诗人确实让许多一心执迷现代主义的大陆年轻诗人重新发现了古典，并意识到把中国古典重新引入现代的可能性。当时许多大陆年轻诗人，比如张枣，可能就受到启发。”王家新说，虽然自己对余光中先生的一些诗学主张和作品也持保留态度，但很尊重这样的追求，也很佩服余先生的语言文化功力。“一般读者只知道他的《乡愁》，但他肯定还有许多更有艺术价值的诗篇有待我们认识。”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黎湘萍认为，余光中是较早一批从西方现代派转向与中国传统相结合的文学家。他的作品不仅有《乡愁》，还有长诗、叙事诗、散文等。“余光中特别注重对中国文字的运用，对文字非常敏感，不希望文学走欧化的道路。”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桦认为，现在大陆兴起“余光中热”很自然。“他的诗歌和他人人都与乡愁及家国情怀有关。在工业化的社会，大家有一个乡愁更浓的情结，加上我们反‘台独’，余光中的诗歌让人们意识到另外一种可能性，也就是乡愁的根上在两岸具有一致性。”

“乡愁”不仅有乡愁的情绪，还有非常精妙的意象。“白桦说，基本上余光中的诗歌读一遍就忘不了，他的主题和形式相得益彰，可以说很多作品都是写乡愁的经典之作。”

“余光中逝世的消息在朋友圈里都被转疯了，转发的人基本都学过余老先生的诗，大多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诗歌爱好者贺俊浩说，余光中的逝世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直接原因是那首《乡愁》被大家广泛认可，可以说，余光中写出了一代人，甚至所有中国人对两岸统一的期望。

贺俊浩说，此外，余光中的诗歌有人生体验，意象富有现代诗鉴赏的“绘画美、建筑美、音乐美”，既朗朗上口，又非常对称，符合中国人的古典审美习惯。“很多人也把这首诗与自身经历结合到一起，转发的不仅是对于余老的缅怀，也有每个人对自己童年的追忆。”

自1992年至去世之前的20多年里，余光中往返大陆60多次。黎湘萍说，前几年他到大陆各地来得非常多。我一个同学在广西南宁二中，成立了文学社，2003年时通过我联系到余光中，希望请他到学校作讲座，他都欣然前往，更别提国内大学的邀请。“他曾经在他的诗歌中写过长江、黄河，现在都重新走了一遍，他自己也非常兴奋。”